

昆明方言“怕”的语法化进程

贺金媛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1日

摘要

“怕”在昆明方言中可做动词、副词、语气词。“怕”除了用做动词表“害怕”义外,还表示揣测、猜想的语气,相当于“恐怕、大概、大约、也许、可能”等词语的含义。本文分析“怕”在昆明方言中的用法,揭示了其由动词转化为副词、副词转化为语气词的语法化过程,并探究了诱发语法化的动因,论及“怕”的语法化过程与句法位置、词义虚化、句子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昆明方言, 怕, 语法化

The Usage and Grammatical Process of “Fear” in Kunming Dialect

Jin'ai 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April 7,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Abstract

“Fear” can be used as verbs, adverbs and modal words in Kunming dialect. In addition to being used as the meaning of “fear” in the verb table, it also means the tone of speculation and conjecture,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meaning of words such as “afraid, probably, about, maybe, possib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use of “fear” in Kunming dialect, reveals the grammatical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from verbs to adverbs and adverbs into modal words, and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that induce grammaticalization. It discusses that the grammatical process of “fea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yntactic position, word meaning virtualization and sentence context.

Keywords

Kunming Dialect, Fear, Grammatica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代汉语词典》词条“怕”解释如下：(1) 害怕；畏惧：老鼠怕猫 | 任何困难都不怕。(2) 恐怕。a) 表示担心：怕他太累，所以叫人去帮忙。b) 表示估计；也许：这个瓜怕有几十斤吧。通过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检索“怕”字，可知“怕”(动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五种词义：害怕、担心、禁不住、恐怕(副词)、也许(副词)。

通过国家语委语料库字词在线检索和古代汉语检索，“怕”字春秋战国开始使用时，原是“淡泊宁静”之义¹。表“害怕”义出现于东汉时期，后逐渐发展出“担心”“疑虑”和表示推测的含义。隋唐以后，“怕”表“畏惧害怕”义大量出现。直到近代以来，“怕”字不断虚化[1]。

近代汉语中“怕”的语法化问题已有多篇文章论及，徐时仪[2]指出，“怕”在语音上可能是“怖”的借音字，张敏[3]指出“怕”由心理动词演变为表揣测语气副词，李华[1]从词义演变的角度探讨了“怕”字由实实在在的客观动作“恐惧害怕”变为表达主观判断和态度的虚化动作“担心疑虑”的过程。普通话中“怕”主要停留在副词阶段，如“怕是下雨了”，尚未发展为句末语气词。彭阳方言[4]中“怕”同样可作语气词，但其语法化路径与昆明方言存在差异，更多表现为“怕”在疑问句中的反问功能。昭平客家话[5]中“怕”经历了“再语法化”过程，从表“担心”到表“推测”，再到表“建议”或“警告”，呈现出多功能性。昆明方言“怕”语法化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仅完成了从动词到副词再到句末语气词的完整路径，而且语气词“怕”主要用于表达“不确定性”和“礼貌性”，这在其他方言中较为少见。同时，汉语中其他心理动词也常经历类似的语法化过程。例如，“看”从“观看”义演变为“尝试”义，进而发展为“推测”义(如“看样子”)；“想”从“思考”义演变为“推测”义(如“想是”)。与这些动词相比，“怕”因其强烈的感情色彩，更容易进一步发展为表达“不确定性”的语气词，体现了情感动词语法化的特殊路径。从类型学角度看，英语中“I'm afraid that...”也经历了从“害怕”到“委婉推测”的演变，这与昆明方言“怕”的语义虚化路径具有跨语言的相似性，值得进一步比较研究。

学界已较为清晰地揭示出“怕”字地语法化演变路径，于是本文以昆明方言为例，再次探讨“怕”的语法化进程。在昆明方言中，“怕”不仅用作动词和副词，也充当句末语气词，表示一种揣摩、猜测和不确定的语气。下面从昆明方言中“怕”的用法、语法化过程、诱发语法化的动因三方面进行分析。

2. 昆明方言“怕”的用法

2.1. 词性

2.1.1. 动词

作为动词出现时，“怕”有“害怕”之义，为心理上的恐惧、担忧。

A: 表“害怕”

¹《说文解字》：怕，无为也，从心白声。读音为：bó。

- (1) 莫昏说(不要乱说), 哪个怕老婆? 哎! 我怕老婆噶(吗)? (昆明市曲艺家协会《笑·笑咪乐呵》)
- (2) 那个姑娘太怕生人(陌生人)了, 一挨(和)陌生人讲话脸就红。²
- (3) 〈谚〉馋人巴(盼望着)过年, 懒人怕下田。(滇剧《昆·勤俭》)
- (4) 他约一大伙(群)人来挨我干架我也不怕。
- (5) 莫(不要)怕莫(不要)怕, 是老天扯亮闪(闪电), 不消(不用)捂耳朵。

B: 既表“害怕”又含“担忧”义

- (6) 还没有见过人这么怕死的人, 天天跑医院检查身体。
- (7) 〈谚〉人怕出名猪怕壮, 家怕不和饭怕生。
- (8) 〈谚〉人怕老来穷, 谷怕秋来早。
- (9) 哪个不怕着婆娘骂? 输了两吊大钱, 还搭一个猪脑壳。(滇剧《云滇·九流闹馆》)
- (10) 怕克(去)外省打工苦不得钱, 就不克(去)了噶?

从以上例句来看,“怕”作为动词属于一个谓宾动词,可以带宾语,在这种情况下,其中可以是实体名词,如例(1)、例(2)中的“老婆”、“生人”;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如B类句式。“怕”作为动词时,也可以不带宾语,如例(4)、例(5)。值得一提的是,从B类句子中来看,当“怕”字后面跟了一个谓词性成分时,也就是有两个动词存在于一个句子中,“怕”就多了一层“担忧”义,如例(10)中的“去外省打工”,作为动词的“怕”后面出现了另一个动词“去”,这个时候“怕”就有了虚化的趋势。从A类句式到B类句式,认知主语所害怕的对象范围变大。A类句式中所害怕的是一个实体对象,B类句式中既可以是一个实体对象,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事件。由此,与A类句式相比较,B类句式除了含有“害怕”之意外,还多了一层“担忧”的含义,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将“怕”看作是动词,但是已经出现了虚化的苗头。

2.1.2. 副词

C: 既表“担忧”又含“推测”义

- (11) 你偏生要(非要)去的话,怕是会有危险哦。
- (12) 最近厂首(厂里面)任务紧,他怕晚上不能回家睡觉了。
- (13) 我们的马还要等着去拉砖瓦给你哥哥盖新房了,再说这两天淋了点雨马怕是得病了。(滇剧《双叩·邻里之间》)
- (14) 她后院的猪鸡鸭鹅,怕是病死了。(滇剧《斑·软枣问案》)
- (15) 这两日打电话给她都不理我,女朋友怕是扯脱掉(想分手)了。

D: 表“推测”

- (16) 小王搭(与、和)他的对象,怕是要约着去大观楼耍克(去)。
- (17) 不消(不用)等我,我怕是要八点钟才回得来。
- (18) 你耳朵怕是有点背(聋),我说二十五块钱你给我三十五。(滇剧《水·各人心中爱》)
- (19) 弄(那么)大台事情你怕要挨(和)你媳妇商量一哈呢!(昆明市曲艺家协会《笑·笑咪乐呵》)
- (20) 你这个老婆算是找着(找对人)了,又漂亮又能干,你怕是上辈子修来的那么好的福。

以上例句中均含有“推测”义。C类例句中既含有推测义,还具备“怕”作为动词时所泛化的“担

²文中未标注例句均来源于笔者创作。

忧”义，可见“怕”的词义在逐渐虚化。C、D两类句子都有“主观性”的特点，结构主语不是“怕”的施事，句子中都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推测义。例(11)等同于“如果你不听劝非要说的话，那恐怕、估计会有危险”；例(16)等同于“小王和他的对象，应该是要约着去大观楼玩耍”；例(17)等同于“不用等我，我也也许是要八点钟才能回来”；例(19)等同于“这么大的事情，你应该跟你老婆商量一下才能做决定”。

2.1.3. 语气词

E：“怕”作句末语气词使用

- (21) 媳妇跑了怕，这几日都没见着。
 (22) 老师不来上课了怕，我看他朋友圈出去开会了。
 (23) 快放假了怕，要赶紧买车票喽！
 (24) 他加了一天班，已经睡着了怕。
 (25) 突然不想转学了，转了你们不记得我了怕。

上面几个例句中，“怕”作句末语气词使用，表达出了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可以感受到说话人对自己所说内容的不确定性，也或许是考虑到听话人的感受，遵从“礼貌原则”而表现出了不确定的语气。另言之，从语音形式上看，“怕”的读音也从做动词、助词时的[pa⁴⁴]转变为轻声。语法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音变。潘悟云先生认为，当实词语法化为虚词的时候，语音上就发生弱化。诗词在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变作轻声，轻声的最重要特点是音长缩短，声调弱化的另一种形式是通常所说的轻声化。故昆明方言“怕”作为句末语气词是副词“怕”的进一步虚化。

2.2. 昆明方言“怕”常见搭配

2.2.1. “略怕”、“略是不怕”

“怕”可以同“略”组合成“略怕”，作用与单用“怕”相同。“略”为典型的昆明方言特色词，副词，与“怕”搭配使用时，用在反复问句的谓语前或谓语之间，表示一正一反的选择疑问。“略怕”意思是“怕不怕”，需要根据特定的上下文以与副词“怕”相区别。如：“从我两个分手，略怕有二十年了？”等同于“我俩分手，是不是大约有二十年了？”；如：你略怕你爸爸？等同于“你怕不怕你爸爸？”；“略怕人家不在家？”等同于“你怕不怕去了不在家？”当其用在疑问句中时，组合为“略是不怕”，相当于“难道不怕……吗？”

2.2.2. “怕是”、“怕不是”

“怕是”、“怕不是”在昆明方言中也非常常见，语义上同“怕”区别不大，作为揣测类副词使用，表示推测、担心、委婉或商量的语气。等于说“别是、该不会是”或“莫非是”。“怕不是”是“怕是”的否定表述。“怕是”“怕不是”可位于句首和句中，“怕是”、“怕不是”大都位于宾语小句之首，出现在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中，常与“吧”连用，且“怕是”比“怕不是”的分布范围广。如：“这两日我身体有点儿不安逸，怕是有哪样病了”，表示担忧、估计自己生病了。“他那些小转转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怕不是想喊我请客”，表示说话人猜测听话人想让自己请客。

3. “怕”的语法化过程

“怕”的语法化过程是指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一个词汇逐渐从原本的词义和用法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具有特定语法功能的形式。对于“怕”来说，它最初是一个表示“害怕、畏惧”的动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发展出一些固定的语法用法，体现出了由动词向副词转化、再由副词向语气词转化的语法化路径。高增霞详细梳理了“怕”语法化的过程，指出“怕”是由害怕义动词发展出了表示“担心——认

识”情态的标记词用法，其语法化的过程为四个阶段：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并进一步指出，在实词虚化的过程中，一般都伴随着非元语用法转变为元语用法，具有语法主语转变为具有言者主语，命题功能转变为言谈功能[6]。与之不同的是，昆明方言“怕”进一步向语气词虚化，从A：害怕(动词)→B：害怕担忧(动词)→C：既表担忧又表推测(副词)→D：猜测(副词)→E：表不确定性、礼貌性(句末语气词)，即动词→副词→语气词的扩展过程。与普通话“怕”止步于副词阶段不同，与彭阳方言中“怕”主要用于反问句、昭平客家话中“怕”经历了再语法化相比，昆明方言“怕”的语法化路径更为完整，且语气词功能集中表达“不确定性”和“礼貌性”，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征。

3.1. 由动词向副词转化

“怕”作为动词表示“害怕”义始于东汉，表“推测”的副词义从宋代开始逐渐出现。在由动词向副词转化的过程中，词义逐渐泛化、虚化。动词“怕”原本只有“害怕”一个义项，后来又有了“担忧”“揣测”等义。语法化初期，除了“害怕”义，在特定语境下，人们开始使用“怕”表示担心。比如：“他怕会迟到了。”这里的“怕”还与害怕的意义有关，但同时也带有“担心、担忧”的暗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更多地开始将“怕”用于表示可能性，而它的害怕的意味逐渐淡化，这导致“怕”逐渐从动词的语义中脱离出来，更多地用作副词。人们在更多的语境中开始使用“怕”表示可能性、推测，这使得它的副词用法更加普遍和固定。例如：“怕是下雨了。”这里的“怕”已经完全表示揣测、可能性，而与害怕没有直接关系。“揣测”义的产生是动词“怕”完全虚化为副词的标志。更多人广泛使用“怕”作为副词，这种用法变得更加习惯化和自然，甚至在正式语境中也能被接受。

3.2. 由副词向语气词转化

当“怕”被广泛用于表示揣测义时，人们开始更多地使用“怕”来表示客观事实或可能性，特别是在推测性陈述中。这时，“怕”强调了说话人的客观态度。一开始，“怕”作为追补成分置于句子末尾，表示说话人的不确定性或存在的可能性。如：“快考试了怕。”这里的“怕”重读，表示“怕”作为补充成分出现在句子末尾，说话人本身也不确定是不是快要考试了，表示揣测，并不具有语气词的特征。当这种位于句末的成分在口语中频繁出现时，人们的语言思维就会具有可预测性[7]，因而人们在表达时说得较快，这个时候，“怕”前的停顿便消失了。由于“语言是一种线性结构，说得较快会使这些自动化形式的各个成分变得含糊，从而显著性降低；经常互相邻接出现的形式甚至可能会融合为单一的词，如词干和附着形式。”[8]接着，本来作为独立词的“怕”，在这种“仪式化”的作用下变成了依附在句子末尾的语气词，原本充当副词“怕”的所有义项都叠加到了语气词“怕”的身上。因而，语气词“怕”具有了揣摩、猜测、不确定等多种意义。

4. “怕”语法化过程诱因分析

语法化是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每个实词的虚化都有它们各自的诱因，各自的历程。关于语法化的动因，Hopper & Traugott [9]曾指出了促使语法化发生的两种机制：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对语法化研究做了概述，并将其定义为词汇和结构在一定语言学语境下起语法功能的“过程”。所以说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可以通过句法位置、组合功能以及词义的引申、语音变化以及重新分析产生作用。我认为语气助词“怕”的形成就需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4.1. 句法位置

就多数情况而言，词汇的语法化首先是由某一实词句法位置/地位(组合功能)改变而诱发的。汉语的虚词多数是由动词、形容词虚化而来。“怕”作动词，表示“害怕”、“担忧”意义时，其充当谓语。随

着时间推移,当“怕”不是句子中唯一的动词或者说不是句子的中心动词(主要动词),此时“怕”的动词性减弱,如例(2)和例(10),例(2)中“姑娘怕生人”,“怕”作谓语;当例(10)中,原本作为谓语的“怕”后面多了一个谓词性成分“去外省打工”,显然“去外省打工”才是句子的中心成分,使得“怕”的动词性减弱,开始出现虚化的苗头。当“怕”由动词虚化为副词时,句法位置、句法结构发生了变化。动词“怕”在句中充当谓语,演变为副词“怕”在句中或句首充当状语。如B类例句和C类例句,当“怕”虚化为副词时,既可位于句中,又可位于句首。“怕”由副词向语气词虚化,句法位置后移。现代汉语的语气助词一般是位于句尾的,因此,“怕”要演变成语气助词,首先在句法形式上必须获得该词类范畴本该具有的形式特征,即位于句尾,这是语法化发生的首要条件。实词向虚词演变,如果这个实词和虚词所在的句法位置不一致,那演变的第一步就是实词获得所要演变成的目标词类的句法位置[10]。如例(24)中“怕”直接被置于句末,其所支配的成分不再是句中的某个成分,而是整个句子。句法位置发生改变,“怕”由在句子结构中的核心句法位置变成经常出现在某个适合于表示特定语法关系的句法位置上。

4.2. 词义虚化

词义的演变、虚化,也会引起词的功能的改变,使之用于新的语法位置、结构关系上,从而产生一个新的虚词。词义变化也是影响词汇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词义变化会促使其组合关系、语法功能相应变化,由作为主要动词带宾语,变为依附于主要动词之前。词义变化引起词义抽象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促使词义虚化,进一步虚化成专门表示某种语法关系或语法功能的虚词,使之最终失去原有的词汇意义。在“怕”的语法化过程中,其词义分化是最显著的特征。其分化过程为:A:害怕(动词)→B:害怕担忧(动词)→C:既表担忧又表推测(副词)→D:猜测(副词)→E:表不确定性、礼貌性(语气词),也就是A→AB→BC→D→E的过程,可以看出其词义在逐级虚化,由起初的“害怕”转变为“担忧”,随之虚化为“揣测”义,最终虚化为“不确定”,演变成一种推测性的疑问语气。总而言之,词义虚化后,“怕”成为修饰谓语的状语或句子末尾的追补成分,演变为依附在句子末尾的语气词,在意义和功能两方面都与作为动词的“怕”有明显区别。

例(24)中,“怕”字放在句末,从语义上,体现了说话人不确定“他有没有因为加了一天的班而睡着了”,带有向听话人询问的语气,渴望能够得到听话人的答复,“怕”自然而然流露出了揣测,又有疑问的语气。可见,语义分化是“怕”字语法化的重要动因之一。

4.3. 句子语境

语境对词汇语法化的影响表现在一个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制约和规定上。如,“敢”原是助动词,有“可以、能够、会”等义,例如:“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诗·小雅·十月之交》),因位于动词之前,故当助动词“敢”用于反诘句时,就相当于疑问副词“岂敢”,如:“周不爱鼎,郑敢爱田?”(《左传·昭公十二年》);“敢”为“安敢”“岂敢”义的用法延续到汉魏六朝,后来运用于反诘句中,“敢”由疑问副词“岂敢”义进一步虚化成反诘副词。如:“齐人敢为俗,蜀物岂随身?”(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所以说,“敢”由助动词虚化为反诘副词是在反诘句中实现的。语气助词“怕”的形成过程也先是由句子语境的需要促使其句法位置发生改变,句法位置的改变为其使用于更广的语境提供了可能,在新的语境中,“怕”的词义会发生变化。如前文的例(18)中“怕”表示估计、揣测,不含有疑问语气的成分,因为说话人说二十五元但是却却被听话人听成三十五元的事实已经发生,那么推测这个听话人可能是听力不太好,这种语境一般是在揣测听话人,带有极大的确定性。但是,当不能确定所说的金额和听话人听到的金额有出入时,则“怕”就有了疑问的语义,在告知听话人的时候,这种告知信息就带有向听话人求证的意味。

5. 结语

昆明方言中的“怕”经历了由动词“害怕”到副词“推测”，再到句末语气词“不确定/礼貌”的完整语法化路径。通过对其语法化路径的成因分析，可知由于句法位置的改变，“怕”字语义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发生进一步的虚化，语义虚化之后“怕”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可见，句法位置、语义变化、句子环境三者在其语法化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怕”字语法化路径是完整的，动词用法还是会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至于未来是否会有新变化，还需进一步观察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华. “怕”词义演变探微[J]. 大连大学学报, 2012, 33(5): 86-89.
- [2] 徐时仪. “忙”和“怕”词义演变探微[J]. 中国语文, 2004(2): 161-166+192.
- [3] 张敏. “怕”的历时演变[J]. 文教资料, 2008(33): 50-51.
- [4] 袁海燕. 彭阳方言中“怕”的用法及其再语法化[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9(6): 105-107.
- [5] 雷冬平, 罗华宜. 昭平(北陀)客家话“怕”的再语法化及其功能演化[J]. 钦州学院学报, 2014, 29(1): 75-80.
- [6] 沈家煊.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4): 243-251+321.
- [7] 高增霞. 汉语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别”的语法化[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1): 97-102+112.
- [8]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4): 268-275.
- [9] Hopper, P.J. and Traugott, E.C.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崔希亮. 汉语“算了”的情态意义及语法化动因[J]. 中国语文, 2022(5): 535-547.